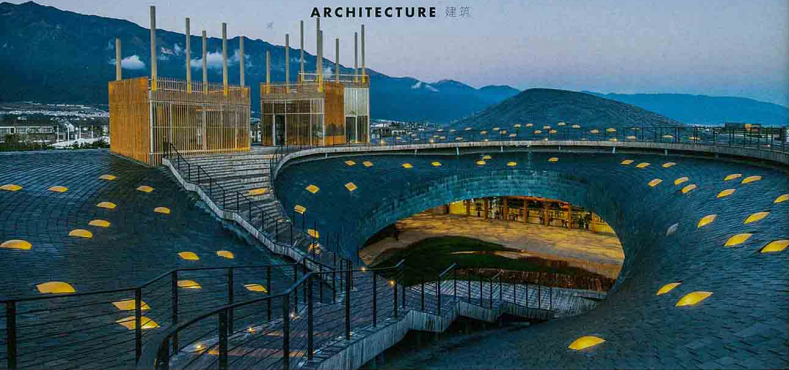


FLOATING ROOFING UNDER THE CANGSHAN MOUNTAIN 苍山下的漂浮屋顶

文字/李 编辑/李丹 图片/摄影/李田 建筑/李田

“建筑应该回应自然，而不是模仿自然”是建筑师朱锺一惯的主张。在杨丽萍表演艺术中心的建造中，他以开放的形态将传统剧场的“黑盒子”构造取而代之，根据当地自然气候与特老文化，构思出了“无边界剧场”的全新理念。

表演艺术中心建筑从自然环境和生活经验的映射，以及建筑本身设计的创新。它开放的场地与流动的线条模糊了建筑与周围环境的界限。



云南大理在很多人的想象中，是可以逃离现实的“诗和远方”的归处，只因大理有风景如画的苍山洱海。大理既是武侠小说中快意恩仇的江湖之地，也是远离喧嚣都市的桃花源之所。去年末，由建筑师朱铂设计的杨丽萍表演艺术中心建成，它与大理的山水相得益彰，正在成为大理的旅游新地标。

唯有顺应自然，建筑才能找到自己的姿态。在这里能看到天地元素近乎无缝相连，一切的建设都是刻意却又和而融洽。在山水交接的分界线上，透露出了大理的魅力秘密。它将地上美景倒映在洱海上，形成虚实相生的高妙场域，正好对应了中国传统典籍《易经》中的阴阳学说。表演艺术中心位于大理古城外的东北侧，南侧淌过自苍山而下直奔洱海的中和溪，这些构成了建筑独一无二的自然环境。在舞者杨丽萍极致艺术追求的影射下，建筑师朱铂根据当地自然气候环境，和由此孕育出的特定文化，以及对当地人生活智慧的感受，构思出了“无边界剧场”的建筑设计理念。

建筑颠覆传统剧场的封闭盒子造型，将自然元素融入其中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剧场观念。朱铂将阴阳学说运用在设计当中，造就了室内外阴阳相对的两个空间。两个剧场分别被赋予“巢”和“穴”的概念，隐喻人类从被动穴居到主动建造的演变过程，并且能保持空间中局部气候的平衡。当室内剧场巨大的帘门打开时，位于室内外剧场之间的空间，会转化为重组建筑的表演艺术中心。表演艺术中心试图回室内外分明、自身完整的观念，类似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留白，散发不同时代观者的想象力，共同完成建筑的最后部分，从而赋予作品完整的生命力。

设计概念紧扣建筑方向，而细节决定建筑品质。大理四面环山，南北长、常年盛行南北风，故建筑屋顶沿南北向展开，避开强风的侵袭，同时出檐深远，以阻挡云贵高原的强光



照，为人们来往于古城和洱海之间提供了栖息之地。屋檐下采用实木的顶棚结构，借鉴自然界鸟类用树枝筑巢的方法，用六根实木杆搭建出立体锥形作为基本单元，通过彼此的穿插构筑成立体的双曲面屋顶。屋顶有可开启的椭圆形形ETFE气枕天窗，与气流配合形成烟囱效应促进自然通风。屋面采用当地特有的青石片材料，它们按鱼鳞般的搭接方式，灵活地铺置在双曲面屋顶上。

建筑师朱铂是自然建筑的倡导者和实践者，曾被美国赫芬顿邮报评为“当今世界最重要的95位（60岁以下）建筑师之一”。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独自一人游走过大理，独特地貌颠覆了他对大自然的认知。“建筑应该回应自然，而不是模仿自然。”几十年后，朱铂受邀于杨丽萍、王炎武，在大理设计的表演艺术中心，似乎是命运已安排好的再次邂逅。

他希望建筑能和人交流，启发每个走进建筑当中的人，感悟到建筑所赋予人的新经验。“一个好的建筑，尤其是文化建筑，更容易与人产生思想上的交流。”表演艺术中心既是大理自然环境和生活经验的缩影，又是实现了在剧院建筑上的一种设计创新。它像是一曲“流动的音乐”，在未来将会成为杨丽萍舞蹈的延伸。而对于舞蹈，不必拘泥于固定舞台，只要心之所向，在屋檐下、丘陵上、起伏的屋顶上都能翩翩起舞。当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力，与这建筑产生互动，才能更好地成就它的完整性，实现自然建筑与人文大理的完美融合。◎



屋檐下采用实木的顶棚结构，借鉴自然界鸟类用树枝筑巢的方法，用六根实木杆搭建出立体的锥形作为基本单元，通过彼此的穿插构筑成立体的双曲面屋顶。对质：建筑颠覆传统剧场封闭的盒子造型，将自然元素融入其中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剧场观念。